

远处的风声

彭程

在退休的日子越来越临近的时候，我有了一处原野之间的住所。生命季节的递嬗缓慢而坚定，眼前渐渐呈现一片萧飒的秋景。但稠叶飘落、枝柯稀疏之后，视界中倒也有一份豁然和澄明。自由的诱惑日益清晰可辨，便更有理由为自己寻找一个安放身心的去处。仿佛严寒降临之前，一只鼯鼠挖好洞穴，储备充足准备过冬的食物。

还是在头一年的深秋，一次偶然的驾车出行，在一片斑斓的秋色中，觑见了这个正在建设中的住宅楼盘。工地外围一望无际的葡萄园，一片芦苇在风中摇曳着浅黄色的苇穗，白杨树枯黄的落叶滑过小径，发出嗤嗤啦啦的摩擦声。这些朴素的风景，唤醒了内心蛰伏已久的梦想，一个小时内就做出了决定。

魅惑的最充分的显现，还是在夏季。这里位于北京西北，隶属河北张家口，比京城海拔高500米，气温要低上5度左右，当地人和小区邻居们，众口一词地说不需要安装空调。的确，今年收房的日子，正值全球范围多年罕见的炎热夏天，京城仿佛一座巨大蒸笼，坐着不动不停地冒汗。而在这里，我却享受着穿堂风掠过的凉爽舒适，皮肤上甚至觉察不出一些黏湿。入夜，窗户外一只蚱蜢勤勉地叫个不停。

除了气温更低，凉爽感的一个来源是风。这一带风大，住处周边视野所及的区域内，远远近近，几十台风力发电机矗立在原野中，近百米高的银白色的机塔顶端，3片巨大的扇叶优雅舒缓地转动，在碧蓝的天空和远处深黛色山脉的映衬下，构成了一幅独特的风景。

强劲的风还带来了充足而热烈的阳光。此地太阳能丰富，家家户户南向的阳台外壁处，都安装了深蓝色太阳能板。夏天洗澡时，一打开热水器的水龙头，流出的水温足有40多度。阳光也塑造了别样的生态景观。京城公园里罕见的格桑花，在这里却到处恣肆地绽放，一排排一丛丛，细细的茎秆，仿佛扯开嗓门呼喊一样。看到风掠过时它们俯仰摇摆的样子，你会想到藏族女子的舞蹈，潇洒而舒展。

小区被两千多亩葡萄园环绕包围

我和村庄

北乔

一处农家小院撞入眼前，没有突兀之感，反倒觉得特别亲切。这里是山间峡谷中的一片开阔地，有庄稼，也有野草野花。这样的一处人家，该是村庄最小的形式吧，似乎还是村庄最初的样子。在我的老家，最早的村子和这有些相像。当年，准确地说是五六百年前，黄海因为长江和黄河入海后的泥沙淤积，海水远去，大海成了陆地。一户朱姓人家来到一个河湾口，称这里为朱家湾。一户王姓人家住在一块隆起的草地上，称这地儿为王苴。来到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命名可以有完全的自主权，以自家的姓加上地形面貌的特点，最为常见。比如张家墩、陈家坳、孙家沟、梁垛、曹河口，等等。渐渐人家多了，“聚族而居”便成了村庄。村庄或大或小，在大地上都是渺小的，如同一个人立于旷野中。

一条河，一片丛林，辽阔的平原，奇峻的山地，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万物，都能表达生活的俗常与空灵的诗意。而这些，《诗经》中随处可见。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”举目可见河边的雎鸠，初民的生活与大自然保持着密切和质朴的关系。初民是人类的童年，而我们的童年也与初民有着许多相同之处。我们小的时候常常与一棵树、一只蚂蚁对话。有时，我们只顾说，自认为它们会听见，也有我们无法感知的回应。有时，我们说完话后，会扮演它们的角色来搭话。万物可以是我们的伙伴，也可以有如大人般的呵护。那些我们无法感知的沉默和奇妙，既让我们充满好奇，又让我们心生怯意或崇拜。这非童话或想象，而是内心深处的原初之心之意。

我愿意把天地之间看成一个大大村庄。这使我无论走到哪里，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放大性的村庄，一个众生万物相生相依共为一体的大生态。事实上，我的童年几乎就没走出过村庄。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，我都觉得村庄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。

无论是穿过丛林峡谷，还是翻过高山越过沙漠，我总希望迎来的是一片庄稼地以及被庄稼环绕的村庄。每到一地，景色美固然是我喜欢的，但我更喜欢走进村庄。在我的感觉里，人和村庄，其实都是庄稼地里的一株庄稼。人、庄稼和村庄，都生长于大自然之中，互为存在。我想象着自己像一棵树一样站立，像一株可以自在行走的庄稼。

当我走进村庄，我都愿意在庄稼地多停留一会儿。只是静静地站着，慢慢地走着。我最喜欢遇到老人和孩子，和老人聊上几句，与孩子们玩耍一会儿。彼此相当陌生，但总有熟悉的感觉。这样的遇见，是我的最爱。

安静的老人和嬉闹的孩子，一静一动之间，描摹了村庄的全部。在田地里劳作的人们，偶尔抬起头，望望远处的青山和近处的村庄，看看路过的汽车或陌生人。我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，一直在，从未离开。



着。车从一条县级公路下来，拐入小区的大门，驶过足足3公里长的林荫大道，才到达住宅区。这里位于北纬40度区域，是葡萄生长带，大道两旁种植的都是酿酒的葡萄品种，一畦畦低矮的藤架向四面八方延展，深紫色的葡萄颗粒上挂着一层白霜。小区有自己的酒庄，入住小区酒店的客人，都会获赠一瓶酒庄酿制的葡萄酒。我曾经走进地下几米深处的酒窖，酒香弥漫。

其实还有不少别的果树，看阵容一点儿不肯示弱。尤其是海棠和山楂树，在道路两边排成长队，连绵不绝。我的房间朝北的窗外，就有两棵散生的果树。窗口下面的草地边缘，是一株山楂树，果实尚未红透，树冠的形状舒缓铺展。相隔几米之外，青砖甬道旁的斜坡上，一株海棠树挺拔高擎，姿态优美。时值9月下旬，果子大多已熟透，一粒粒的鲜红色，均匀地缀挂在绿叶之间，望去煞是悦目。我踮起脚尖伸手采摘，准备带给自己人自制的果酱，坦然得像从自家冰箱里取出一片面包，一颗鸡蛋。

走出房间，向北步行十几分钟，穿过一大片长满各色野花的草地，便见见官厅水库浩渺的水面。自芦苇茂密的岸边，一直可以走到架设在湖面上的防水木平台上，顶端处坐着几位垂钓者。我只到过湖边两次，都是黄昏时分，夕照将波面染成绛红色，暮霞对岸的山峦朦朦胧胧。想到我将有足够的时间，去感受它的朝晖夕阴，四时风光，心头便掠过一阵惬意的悸动。

只够买京城三环内地段10多平方米的房子的钱，在这里却买到了一个带小院的底层复式。妻子欣喜不已，多次说起从小就有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她着了魔般地安排筹划，自己设计了小花园，原本计划来年开春再侍弄花草，但终于按捺不住，购买了耐寒的忍冬、紫薇和日本红枫，分别种在墙根下面几个椭圆形的花坛里，作为陪衬，又在树根旁栽上了矾根、绣球、狼尾草等。虽说只是临时性的点缀，但的确增添了几许生气。

我则持续着自己的积习，对修补和布置的具体事务时常心不在焉，而耽溺于一些虚无缥缈的想法。我好几次沿着大道，走到葡萄园中间划出的一个农场菜园里，看紫苏浓密，秋葵茂盛，长长的蛇豆在拱形的棚架上累累垂垂，再走进田垄里，采一些小西红柿和顶花带刺的黄瓜。

想到在不很遥远的将来，我就可以彻底地投入这里的原野的怀抱，有一种隐隐的喜悦。这不正是长久萦绕心间的念想吗？一只青蛙跃入池塘，一只飞鸟消失于密林，一颗熟透的果子悄然地掉落到树根旁……这些画面都是多么自然。

效仿早先住进来的小区邻居，我也在小院的拱形木门旁，钉上了一个比巴掌稍大的实木门牌。门牌是从网上订制，名字则是自拟的，寄托了对未来日子的期望，晚晴居。

那样，我可以更好地感受这里的一切，譬如风的力度和阳光的纯度，譬如草芽最早几时萌生，秋叶最晚何时落下。这些是在喧嚣匆忙中无暇顾及的，甚至都想不到去考虑。心情受制于外界，会随着环境的更换而变动，一些原本看重的会淡漠，一些长久轻忽的却变得珍贵。某种新的价值生长出来，将曾经执著的意义遮蔽。

但在如今这个时间节点上，在将住未住、乍来还返之际，我反复地想到的，还是叶芝那首著名的《茵纳斯弗利岛》：我就要动身走了，去茵纳斯弗利岛，/搭起一个小屋子，筑起泥笆房；/支起几行云豆架，一排蜜

蜂巢，/独个儿住着，荫阴下听蜂群歌唱。//我就会得到安宁，它徐徐下降，/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；/午夜是一片闪亮，正午是一片紫光，/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。//我就要动身走了，因为我听到/那水声日夜夜轻轻地拍着湖滨；/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，都在我的心灵深处听见这声音。袁可嘉老先生出色的翻译，让这首诗歌有了汉语诗韵的韵味。我仿佛从中听到了陶渊明的韵脚，像《归去来兮》中的“舟遥遥以轻飏，风飘飘而吹衣”；听到了王维的声律，像《山居秋暝》中的“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”。即将迎来的日子不复是纸上楼阁，而是一种笃定会兑现的允诺，真实确凿，让人心安。

我是如此地沉浸于这种体验，以至于在休假连续住满一周、即将返回京城时，反而产生了一种出差的感觉。当车子驶过长长的林荫大道，我仿佛感到，身后道路旁白杨树干上的疤痕，就像许多只眼睛，都在看向我。树叶不停息的喧哗噪喋，是呼唤和嘱咐，让我尽早赶回来。

我回到了城市。毕竟，尚有工作和职责的牵挂。愿望实现的延宕，让期待的滋味更为浓郁，想到了孩童时期，焦急地盼望过年，父母已经许诺给买鞭炮。

在大都市20层高楼上的房间里，我点打开手机屏幕上自动浇灌器的图标。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，我可以借助无线网络，给花木远程浇水。接下来，又点击摄像机的APP，小院此刻的场景便清晰地出现在眼前。把镜头拉近，看到插在泥土中的几个喷头正在喷水，细细的水流，仿佛一道道白线。

将镜头上下左右调整，能看到小院的各个角落。阳光极好，到处都是明亮，只在院子中间那片硬化过的水泥地面上，投下浅淡的影子，来自那一棵窝得最近的忍冬，还有木门旁的那一架秋千。

影子在轻轻摇晃，显然有风。我把音量调大，于是听到了呼呼的风声，夹杂着挂在门框上的风铃的清脆响声。我再次转动调节旋钮，风声也变得更大，带着某种尖厉的声响。

这是100公里外的声音，在我耳畔呼啸。



相遇格律诗

陆蔚青（加拿大）

8月，我们去农场赏荷。早上坐车出了城，大地越走越开阔，天空越来越晴朗，我们的心情越来越舒畅。

我们是一个以格律诗词结社的女子诗群。当然也有男嘉宾，《诗经》有云，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我们成立有4年多了。

最早是我们3个人组建了姐妹群，慢慢地诗会日益壮大。有人说起个新名字吧。投票决议，最终以芸香胜出，遂定名。芸香者，香草也，可入药，古人藏书辟蠹之用，其香袭人。至此，爱好诗词的一众女子，有了精神家园。

农家乐的主人李先生，说荷花一直是自己最爱的花。他从2006年开始在农场栽培，经过5年的低温试验，终于可以在室外无补充热源顺利过冬。农家乐是他自家的后园子，园子不大，种类繁多，从一个挂满爬藤的拱门进去，种着几畦荷。

因为来得晚，大多是莲蓬，却也有荷花开。有一小畦里，居然开了3朵，硕大如碗，粉红色的，亭亭玉立。荷花下绿水，偶有小动，我弯腰看，原来有几只小蛙，一只坐在荷叶上，一只坐在泥水边，张着脚趾，一动不动。我们一叫，它就跳到水里不见了。

我问这是怎么回事？李先生说是中国红莲，种子来自中国。我说植物种子不是不可以进口吗？我们有农业执照，可以进口。

农家乐来自中国的种子还真不少。有油绿的东北油豆角，青青红红的奶柿子，极细而长的细辣椒，还有苦瓜、葫芦，小园子的另一边，还有两垄白豆角。都是家乡的蔬菜。我突然明白了人们为什么来这里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昨天来了一百多人，上周六也来了一百多人。这小小园子，容纳的是思乡的情。吃家乡菜，说家乡话，会家乡人。

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很多食物，有饺子烤鸭，有肉夹馍，有武汉热干面，最有趣的是，我们把排骨和现摘的豆角西红柿放在一起煮，就成了东北乱炖。

一只大铁锅在农家乐的正中央支起来，热热的雾气蒸腾起来，微笑的脸都罩在里面，浓浓的烟火气。炖熟了，用大盆装好，摆在桌上，盛在碗里，浓浓的汤汁，香、鲜、甜，各种滋味，慢慢在舌尖融化开。疫情3年，生活充满了不稳定性。然而今天我们坐在一起，每

那天，在葡萄庄园，我的哈萨克族朋友别肯一见到我，就抱怨说，这几天，他被朋友们缠绕得太厉害了。当然并不是真的抱怨。他的朋友乌里瓦西坐在他旁边眯眯笑着，并不介意。他们刚参加完大学同学聚会，从呼图壁赶过来。

“这家伙3天都跟我在一起，把我缠绕上了。”“缠绕”这个词最早和葡萄喜欢攀蔓的形象有关。“野田生葡萄，缠绕一技高。”刘禹锡的《葡萄歌》把葡萄这种藤木缘界而上、借一切力量坚韧生长的特性说破了。这让经常将“缠绕”这个词挂在嘴上的新疆人有些意想不到。

汉族人把这个书面用词简化了，变成了“缠”。“缠人”，少了一点耐心。而别样的表达，却恢复了这个词的古典性。

用“缠绕”这个词，来形容新疆各民族的生活，真是再准确不过了。新疆，作为世界四大古老文明汇聚、交流和碰撞融合的地区，人们的语言、习俗、情感与表达时时缠绕在一起，使这块土地拥有了无限的可能。

“我的手缠绕着我的胃，我的手和我的胃有一种甜蜜的关系。”有一次，我们在牧场吃手抓那仁羊肉时，别肯说。

从前，游牧民族四季转场，种不了葡萄，但他们一样喜爱葡萄。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后，就曾用葡萄酒作为献祭马乳的指定用酒。

走进哈萨克人的新居，待客的长长餐桌上，除了奶乳、酥油、包尔萨克，各式干果中，必定会有葡萄干。葡萄“缠绕”在他们的生活中，他们与葡萄不可分割。

西域新疆是中国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最早的地方。早至三千年前，天山南北疆绿洲盆地的人们，就已经大规模地种植葡萄了。人们夏天吃葡萄，冬天吃葡萄酒干，葡萄园里恋爱，葡萄架下歌舞。如这里的民谚所说，没有葡萄园，就没有生命。

我在木垒白羊村时，听说了一件小事。村里有个不算年轻的男人，几年前去了吐鲁番的鄯善，娶了一个善善姑娘，姑娘继承了家里的葡萄园，于是，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葡萄园主。“那人不会回来了，这儿的房子都卖掉了，地也不种了。这会儿天天躺在葡萄架下，吃拌面抓饭呢。”说这话的人语气有点酸酸的。

跑到吐鲁番鄯善那边种葡萄的人，不止他一个。一座天山隔开新疆的南北。从前，天山两边的人经常换工。鄯善人在每年麦收前赶到东天山的村庄，挥舞镰刀收割麦子的活儿，俗称为“麦客”。麦收后，有些人就彻底不走了。他们喜欢吃这边的麦子做成的馍。他们的羊一夏天都吃木垒草原上的草，跟木垒的羊也混熟了。等到入冬压葡萄和春天挖葡萄的时候，木垒寄居这边的农民，就会翻过山到吐鲁番盆地，在他们的葡萄园里劳作。

新疆的葡萄树需要埋在土里过冬，民间叫“压葡萄”，否则会冻伤。等到春天再挖出来，重新清沟上架。这两件事是葡萄园里最重的活儿。吐鲁番的鲜食葡萄，葡萄藤都由着性子长，所以，庭院和地里的葡萄藤都长得很长，有十几米甚至二十几米长。压葡萄时，需要预先挖好一条深沟，再把葡萄藤盘成一墩一墩的，然后苦草盖土。在高昌时期出土的文书中，这两样活儿所需的人工可以用来计算葡萄园的大小规模，于是就有了“需要6个人埋的葡萄园”“13个人埋的葡萄园”这样的记载。

鄯善人喜欢在地前面选址盖房，要不就在院子后面栽种葡萄，留一条路通向葡萄园。那时，他在干活的时候，常常看见葡萄园主一家子，躺在院子葡萄架下铺着花毯的大炕上，喝茶，就着葡萄干吃馍，或者一群人弹起乐器，轮流跳起麦西来甫舞蹈。还有的时候，拥有葡萄园的女主人，支着脑袋，什么也不想。他越来越觉得，这是世上最好的生活了。现在，他真的有属于自己的葡萄园。

丝路北道上的吐鲁番是葡萄的著名故乡，在这个中国最炎热的地方，产出了世界上最甜的葡萄。无核白葡萄，色在绿与黄之间，透光如玉，被古人称作“兔睛”。这里还是马乳葡萄的原产地。马乳葡萄俗称“马奶子”，但吐鲁番人坚持用古雅的方式，叫这种

如果不是这份爱，这份痴迷，在远离故乡为稻粱谋的生活里，你可以有种种爱好，爱金钱，爱华服，爱旅游，爱种花，爱这世界数不清的事物，但是你为什么被古诗词所感动？为什么因一句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”而潸然泪下？为什么在每天工作之余，在夜深人静之际，还写下几个字或一行诗？如今我们站在草地上，8月的下午是最美的下午。它是我们生命中最温暖的季节。

那天，在葡萄庄园，我的哈萨克族朋友别肯一见到我，就抱怨说，这几天，他被朋友们缠绕得太厉害了。当然并不是真的抱怨。他的朋友乌里瓦西坐在他旁边眯眯笑着，并不介意。他们刚参加完大学同学聚会，从呼图壁赶过来。

五色鸟飞过葡萄园

刘予儿

葡萄为“马乳葡萄”。唐太宗平高昌，得到了马乳葡萄和当地的酿酒法，亲自加以改良，竟酿造出有8种颜色的芳香甘冽的葡萄酒。从此，葡萄在中原大面积种植，葡萄酒也成了上流阶层的最爱。在鄯善洋海古墓出土的一根有2500年历史的葡萄藤，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距今年代最久的葡萄藤木实物。

当地人常说，失去葡萄园的人，就失去了笑容。

艾依仙姆的家，在鄯善鲁克沁的三个桥子村。一走进古村，我就听到树和树在说话，鸟儿和鸟儿在说话。人的声音反而轻了远了。重重树荫覆盖着屋宇，人在绿荫下来回走动。村里的路被桑树、榆树和葡萄枝蔓的树影缠绕，像一条河，在高高的生土院墙和木门上流淌。

葡萄没熟，但头茬儿桑榭却熟了。家家门前，都有井口粗的百年古桑，树龄大都超过了200岁。跟我一起来的诗人吐尔洪对我说，桑子是上天赐的，不卖钱，桑子熟的时候，不管是不是这里的人，谁都可以摘着吃。

村里光着脚的古丽，正在院子前面的木床上乘凉。我发现，每户人家门前都有一张铺着花毯的木床，冬天挪进院里，春天再搬出去。夏天，人坐在木床上，坎儿井水从门前流过，4月吃桑子，5月吃杏子，7月吃葡萄，8月吃甜瓜。9月就可以吃新晾的葡萄干了。才采摘的鲜葡萄不用洗，放入水道中，从上游顺水流到下游，会有一双手接住。并水绕村一周，所有的嘴巴都能吃到甘甜脆爽的葡萄。这也是他们分享幸福的秘密。我从90岁的艾依仙姆脸上看出了这一点。

艾依仙姆的后院简直就是天堂。3亩大的果园里，生长着杏树、李子树、核桃树、桑树和枣树，树上落满了五色的小鸟。有一只翠鸟从枝头上叼了一颗青杏子，扑棱一声飞到另一棵树上。另几只鸟儿撒开满嘴杏果，争着抢它嘴里的这颗。我的耳朵里充满了清脆的鸟叫声。果园后面连着6亩葡萄园，葡萄园连着天空，天空是一片悠远的、令人愉悦的宁静。

我相信，地上的树和树能互生，天上的鸟和鸟会引鸣。生活的风土也是如此。在新疆，人们离不开葡萄园，不仅仅为了吃葡萄，饮葡萄浆，喝葡萄酒。

艾依仙姆已当上了老祖奶奶，有6个孙子和1个孙女。但她的身板一点也没有弯。“这是我奶奶的婆婆种下的桑树。葡萄园嘛，是我当家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。人走了，树却活得好好的，看见树，就像看见了家里的先祖。”

至于葡萄园将来要留给哪个孙子，艾依仙姆说：“葡萄嘛，从一个老枝上可以分出新枝，种下去，就又是一棵葡萄树了。孩子嘛，不用担心，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葡萄的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艾依仙姆脸上的皱纹和皱纹里的笑意，像被葡萄园里的光润过。

在西域有一个传说，有一种五色的鸟儿，如果在阴晴不定的天色里飞过果实成熟的葡萄园上空，就再也飞不动了，会主动掉落下来。

离不开葡萄的人，也像这种五色鸟儿一样，掉落在葡萄的生活

